

生死學電影介紹(3)

「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 死亡追思儀式的重要

葉炳強/陳亭君整理

引言

死亡是生命最後的結局，即使醫學如何進步，死亡仍然會突然降臨，讓人措手不及；因此推動死亡學或生死學教育之目的，並不在於學習如何死亡，而在於破除死亡之禁忌，學習如何善加利用有生之年，並坦然面對生命必然的結局-死亡。

現代社會已更加注重臨終關懷之品質，也希望能達到生死兩相安的解脫之境，因此當死亡降臨時，如何審慎而體貼地籌辦一場喪禮，以展現死者生命最後的莊嚴收筆，並留給親朋好友無盡之懷念，而達到生死兩相安的解脫之境，即成為關懷生死議題者後繼研究之大事。

電影

小林大悟（本木雅弘飾）本是東京某管弦樂團的大提琴手，卻因樂團票房太差而遭老板解散而失業，同時必須償還一千七百萬購買名貴大提琴債務的壓力，大悟有離開東京返回山形縣酒田市老家的想法，卻因妻子美香（廣末涼子飾）的支持而成行。美香本身為網頁設計師，工作地點對她並無影響。大悟的母親於兩年前去逝，家中空無一人，他便和美香在這優美環境的鄉下居住下來。大悟的父親曾在家門前經營一家咖啡店，卻在大悟6歲那年與服務員私奔，之後父子倆彼此再也沒有聯絡過。大悟對父親充滿憎恨與不諒解，同時自己又為沒能好好地照顧母親而深感愧疚。不過，他還是保留著父親多年前送給自己的「石頭信」，據說人們曾通過這種石頭的紋路來傳遞資訊。



大悟在報上看到招聘「服務遠行者」的廣告，覺得這家公司應該是旅行社的工作，便前往應徵。從公司的秘書上村百合子（余貴美子飾）那裡得知，原來這份工作是要在一種名為入殮的儀式中為屍體做清潔、化妝，為之後的火化做準備的納棺工作。大悟對此有些遲疑，但與老闆佐佐木生榮（山崎努飾）的面試卻異常順利，只問了一句工作是否努力就決定聘用他，還付了現金作為預支工資。大悟因此決定先上工，但是並沒有把工作的真實情況告訴妻子。

大悟的初體驗是一位死在家中已兩週後才被發現的老婦人，入殮工作由老闆親自動手示範，大悟在一旁提供協助。現場的屍臭讓他異常作嘔，坐公車時還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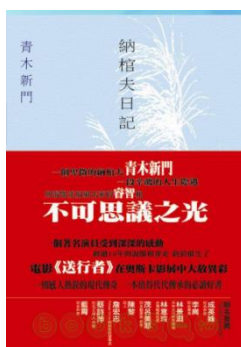
身上的怪味遭到鄙視。為了不要被太太發現，他回家前先去小時候經常去的公共澡堂洗澡。該澡堂由山下艷子（吉行和子飾）經營，她的兒子曾是大悟小時候的同學。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悟逐漸適應並接受自己的職業；他獨立完成了多份工作，死者家屬也深為感激，但在社會層面上他仍然受到排斥。美香發現一張丈夫在其中扮演屍體的入殮教學 DVD，於是要求大悟放棄這份工作；但遭到大悟拒絕後，她離開鄉下而返回了東京的娘家。艷子的兒子，老同學山下（杉本哲太飾）也堅持要求大悟另找份更體面的差事，否則不希望他和自己家人來往。

幾個月後，美香回到山形縣酒田市，告訴丈夫自己已經懷孕，希望大悟另找一份能夠讓孩子引以為豪的工作。兩人正在爭執時大悟接到電話，澡堂老板娘艷子女士去世的消息，他需要去協助入殮。由於妻子美香也認識艷子，所以和丈夫一同前往。大悟在山下一家和美香面前為艷子的屍身做清潔、化妝。整個入殮過程中，大悟嚴謹的工作態度為他贏得了在場所有人的尊重，美香終於也不再要求丈夫另找工作。

影片的最後，大悟夫妻倆得知父親的死訊。雖然起初大悟心中並不願和解，但還是和妻子一起動身前往認屍。大悟起初辨認不出眼前的屍體就是自己父親，但他對當地喪葬工人馬虎地對待屍體而感到非常氣憤。於是他挺身親自為父親的遺體入殮，並在過程中發現父親手中緊抓著自己兒時送給父親的石頭信，兒時的回憶和父親的面龐此時浮上大悟的心頭。完成入殮儀式後，大悟輕輕地把石頭信放在美香因懷孕而隆起的腹部，代表傳承的精神。

故事的背後



電影《送行者》的原故事是《納棺夫日記》，由日本文學家及詩人青木新門所寫。青木新門八歲時便歷經喪父及失去弟妹的傷慟，他背著弟妹的遺骸，將他們放在臨時火葬場熊熊燃燒的煤炭上，那是他對生死的第一次深刻的體驗。在歷經了一段放浪的文學生涯之後，落魄的青木新門偶然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家「冠婚葬祭互助會」的徵人廣告，從此便一腳踏入了這個被世人視為是「禁忌」的行業，並寫下這本動人的作品。

而電影男主角本木雅弘的積極參與及催生更是本片的成功誕生的另一推手。本木雅弘於印度旅遊期間在恆河沿岸看到一場葬禮深有感觸；在閱讀大量的死亡主題書籍後，對《納棺夫日記》產生了興趣，覺得這個故事很適合拍成電影，不過《送行者》的完成時間還要到十年以後。由於日本社會文化中對接觸死者的人士存在強烈的偏見，因此電影公司都不願意發行這部電影，直到2008年8月影片意外贏得蒙特婁世界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後才改變這一情況。一個月之後，電影

在日本開映；除了成為年度電影票房冠軍，還拿下了日本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獎。此片的成功在2009年時到達頂點，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本片的成功除了上述因素外，將男主角定位為失業的大提琴手而融入故事有很大的關係，試想將納棺工作的儀式以演奏大提琴的藝術境界比喻是很高明的橋段，而再連結到男主角小時候學琴與父親的關係就很自然搭配。據說是電影編劇的靈感來自大提琴家馬友友。而更重要的另一元素是電影配樂作曲者邀請到電影配樂大師石久讓操刀。他是許多日本名片，如：神隱少女、龍貓、天空之城及風之谷等電影配樂家，《送行者》的主題曲 Memory 使用大量的大提琴與鋼琴的組合，成功的使告別故事淒美的襯托出來。

學習主題

1. 生死兩相安

安寧療護與善終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生死兩相安」，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如何在死亡期與悲傷期導入更正向的生死兩相安的元素是再重要不過。透過儀式的哀悼(無論東西方文化，佛教或基督信仰)及對亡者大體的尊重，算是全人類非常重要的共通語言。在本片有三段情節安排人生似乎是種種意外的結果，而這結果卻也造就了意外的風景，大悟協助想當女孩的男孩納棺，男孩因為父親的不諒解而自殺，父親卻在兒子最後一張女妝的容顏當中，原諒了對方；大悟因失業意外走上納棺師這條道路，但也在這樣的過程中，漸漸地釋懷對無情父親的恨意，也發現縱使已經不記得父親的容貌，父親曾經帶給他的影響卻



一直留下來，包括成為大提琴手、石頭信等，小時候的他也許不曉得父親拿的石頭表達著什麼意思，長大後，因為遇到種種人事物的體會，讓他能明白父親至死仍緊握那顆如鵝蛋的小白石所代表的意義；在火化湯屋老闆娘遺體時，火葬場的師傅跟送行的親友說：「死亡就像是一道門，死亡並不是結束，而是通過這關卡，進入下個世界。」湯屋老闆娘的兒子此時崩潰

痛哭，後悔當初與母親爭執要賣掉湯屋，因為湯屋不僅是經濟來源也是社區民眾情感的臍帶，更是遊子的鄉愁及母親一生一世的愛，過去兒子無法瞭解，讓母親帶著遺憾離開人世，生死之際，才惑然大悟，生死和解而讓人生不留遺憾。



2. 葬禮儀式-幫助家屬悲傷宣洩的出口

安寧緩和療護最後階段即是悲傷輔導期，本電影的呈現即是為生死學之後續發展，因為它更進一步的展現當死亡成為事實時，應該如何妥善處置屍體，不但要使死者安息，更要使生者安心。

葬禮儀式並不只是為屍體做下葬的準備，更重要的還是「給死者帶去尊嚴，

尊重逝者並安慰那些悲痛的人」，從這樣的角度來說，禮儀師可以幫助修復破碎的家庭關係，撫平親屬遭受的痛苦。由參與各種儀式宣洩抒發悲傷情緒，禮儀師在服務喪禮過程中，無形的轉化喪親家屬因為親人死亡悲傷情緒回復正常生活。禮儀師悲傷輔導的角色可以說「將喪禮流程規劃對喪親家屬具意義的活動，提供喪親者悲傷療癒的一扇門」。儀式舉行之前、至儀式進行中，整個儀式完成以後，禮儀師與家屬的接觸過程中，其喪禮顧問角色，對殯葬儀式之熟悉專業與儀式涵義理解，透過儀式籌劃及撫慰心理的功能，可以對家屬悲傷進行輔導並有療癒之效。

古代喪禮的設計，即是透過一連串對於死者之肢體接觸，從實際接觸死亡，體會死亡的真相，並經由沐浴、飯含、襲斂、停殯等等對於死者遺體之關懷與處理，以表達對於死者之情感與敬意。對於死者遺體之處理，均秉持事死如生之原則，以生者飾死者之態度，將死者之遺體作最妥善而細密的處理。從繁複的過程中，表達生者對死者綿綿情意與虔誠敬意，也相對滿足生者對死者情感補償之需求，進而達到宣洩悲傷之效果，協助生者舒緩悲傷之情緒。



以生者飾死者之態度，將死者之遺體作最妥善而細密的處理。從繁複的過程中，表達生者對死者綿綿情意與虔誠敬意，也相對滿足生者對死者情感補償之需求，進而達到宣洩悲傷之效果，協助生者舒緩悲傷之情緒。

3. 殯葬文化及美學

納棺師會用一只薄被蓋住往生者的軀體、褪去其原本的衣物後，從側面替往生者穿上乾淨的和服，納棺師從頭到尾採取跪姿，不但要巧妙地遮掩往生者的裸體，穿著過程中更要顧及自己與往生者的姿勢、以及衣服折線的美觀，那是藝術性的瞬間、喪家頓時化為舞台，透過納棺師的手，往生者彷彿重新綻放生命的光芒。雖然送行者一片是以日本文化為呈現，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種族文化及宗教上的差異，但仍有許多異曲同工的理念。

在本劇中飾演大悟妻子的「廣末涼子」，一直無法接受丈夫大悟（由「本木雅弘」飾演）做這樣的工作。這是很一般的常理心態。然而正因為有一開始的反對，與之後「廣末涼子」有機會親眼見到自己丈夫擔任起「納棺師」面對往生者（湯屋老闆娘）時專注的表情並敬畏地用心進行著每一個細膩動作，這下才真正的被打動。日本人或許服膺印度詩哲泰戈爾所說「使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所以才產生如武士道之「切腹」儀式，還有如本片之死後之「納棺」儀式，藉由禮儀與化粧，將死亡美化成儀典，成為一種超脫或救贖。



這對於身體有種戒慎恐懼心理的傳統中國人來說，極為不可思議，更何況親友圍在一起觀看死者清洗、更衣、化粧，生時猶不見得可以窺視，還在死後任眾

目睽睽，瞪眼直視。對於死亡，我們一向是「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不談不說，不直接面對，縱然在喪禮上也是服其禮，但未盡其情。

4. 面對生死的職業-豁達積極的生命態度

山崎努社長報持著豁達、幽默的生命態度。他曾說過：「納棺師必預以安詳、冷靜、精細又充滿感情的態度行事，唯有這樣，才能在所有細節上顧及家屬的感受、並讓往生者以最佳面貌走完最後的路」。以上這番話說得似乎很簡單，實際做起來卻相當地困難，要經過多少歲月的歷煉、人事的滄桑，才能以如此平靜的心情、優雅的態度來面對往生者及其家屬。面對病人可能死亡的臨床工作而言，這樣態度同樣重要，我們除了執行醫治的任務，安寧療護及推動善終同樣重要，就如有臨床專科專精在安寧緩和一樣，因此在醫學教育的階段必須導入生死教育的元素才算完整。

資料來源：

青木新門《納棺夫日記》，台北：新雨出版社，2009年6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81%E8%A1%8C%E8%80%85%EF%BC%9A%E7%A6%AE%E5%84%80%E5%B8%AB%E7%9A%84%E6%A8%82%E7%AB%A0>

<http://proj51.ctu.edu.tw/%E7%B6%B2%E9%A0%81%E8%B3%87%E6%96%99/%E9%80%81%E8%A1%8C%E8%80%85%E9%9B%BB%E5%BD%B1%E5%B0%8E%E8%AE%80.pdf>

<http://nhuir.nhu.edu.tw/bitstream/987654321/26896/1/107NHU00672006-001.pdf>

圖片來源：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photos.html/id=2836